

李顺行 著

柳家姐妹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柳家姐妹

(小说)



李顺行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柳家姐妹/李顺行著.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7-80680-978-5

I. ①柳…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87522号

柳家姐妹

作 者 李顺行
责任编辑 姚鸿文 李 玫
整体设计 九 歌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337千字
印 张 19.125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78-5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86

公元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十四时二十八分，平静安稳了三十多年的关中平原，突然活动了活动它那厚重雄健的躯体，很有节制地把坐落在自己怀抱的，偌大个西安城轻轻摇晃了几下。仅仅就是这么毫不经意的几下摇晃，使得城里数百万之众的男女老少着实慌乱了一段时间。

当人们意识到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时，失火似的从屋子丁铃咣当逃户外。仅仅就几秒钟时间，黑压压的人群就把楼前屋后、小区空地、花园广场、马路街道，塞得满满当当。一个个惊魂未定，焦躁不安，吵吵喳喳。有的呼喊着亲友，有的联系着远方家人，有的诉说着恐怖经历，有的谈论着奇闻轶事，有的打听地震消息，还有许多人一脸的恐惧和无奈，惴惴不安就地转圈，焦急地等待着官方安民告示。

这个时候，西木头市春月餐馆的女老板柳春月，在惊若鸟雀的服务员簇拥下，站在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的街道上来回张望。当发现丈夫宋仁厚，迟迟不见出来，就向餐馆打雷似的吼了一嗓子：“瓷瓷货，不赶快出来，是不是想当塌死鬼呢！”吼完，还没见出来，又吼：“耳朵是不是塞驴毛了！”这个时候，满脸和善的宋仁厚，穿着白大褂，佝偻着瘦高身材，搓着手上污垢，从人堆里挤到她面前，慢腾腾地不以为然地，眯缝着小眼睛说：“你们只顾逃命呢，不关煤气总不行吧！”春月劈头盖脑又是一阵猛吼：“死到临头还按不来轻重，是逃命重要，还是关煤气重要！”宋仁厚知道她是好心，不想和她计较，头点得象鸡捣米，连连说：“就算逃命重要还不行嘛！就算逃命重要还不行嘛！”

柳春月看上去不到四十岁，个头高挑，浓眉大眼，皮肤白皙。着银灰色西服套裙，挎女式长带小坤包，在高跟鞋的支撑下，越发显得有个头。看见宋仁厚来到面前，终于放下心来。这才一手叉腰，一手举手机，原地不停地转圈，火急火燎地忙着给城里姊妹们打电话问情况。第一个电话肯定是打给五妹满月的。可是无论怎么拨，手机一直占线，说啥就是拨不通，无奈只好挂断手机。谁知道就在这一霎那间，就有电话打进来。看见是满月的电话，这才想起，原来五妹正忙着给自己打电话呢。激动得没有接通电话，就已经泪光闪闪了。刚按下接听键，就听见满月在电话里埋怨上了：“没看现在是啥时候，老想着关心人家呢，也没说把自己看重一点！”春月说：“还说我呢，你没关心人家，咱俩咋能弄下牛顶杠的事情？”满月说：“假如你要算人家的话，我在这世界上就没有亲人了！”说着声音有点颤抖。春月擦去眼角泪花，吸了吸鼻子说：“你的啥心我都不操，因为你忙着生意呢，这一阵不可能睡大觉。我就害怕你只顾挣钱不顾死活，这几天无论如何把生意停下来，在外边避一避，等这一阵子过去了，再挣钱来得及！”满月说：“别只顾操心我们……”没等满月说完，春月又说：“现在不是说闲话的时候，只要你好着就行了，我还要急着给你四姐打电话呢！”说着很快挂断手机。

春月说的没错，她之所以先给满月打电话，因为在姊妹排行中，数她年龄最小，加上父母离世早，根本没拿她当姊妹看，而是当成自己的孩子，有啥重要事情，总要先考虑到她。假若要论轻重缓急的话，最应该先打电话的是四妹冬月了。因为冬月一直待业在家，丈夫又去世不久，万一这一阵儿睡不醒咋办？更为重要的是，亡夫的儿子陈振江对冬月紧追不舍，冬月说啥就是不同意，所以一直为四妹的处境牵肠挂肚。

此时此刻，冬月正在曲江高档别墅区，和业主们聚集在入区花园躲避地震呢。听见手机响，看是大姐的电话，赶紧捂上耳朵，说：“大姐，我好着哩，你不用操心！”春月在电话里说：“说了个轻松，你那瞌睡多，我害怕万一睡不醒，出了事情咋办？”冬月说：“看你说的可怕的，要出事早出了，现在打电话哪来得及？要我说，你谁的心都别操，安心做你的生意，我敢保证西安不是震中，绝对不会遭遇灭顶之灾！”春月说：“你一个女人家懂个啥，大自然是千变万化的，思想有个准备还是好。别一天到晚，干啥事老是二不挂五！……”冬月没等大姐说完就抢了话茬：“别看不起人好不好，况且和我一块躲地震的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这个看法！”春月说：“别人怎么说我管不了，反正你绝对不能马马虎虎！”冬月无奈地说：“行行行，坚决服从命令还不行吗？”接着又感慨到，“要说还多亏这地震……”话刚出口就知道说漏了嘴，赶快改口道，“地震总算给你提供了打电话的机会，要不然，你老是婆婆妈妈的，我们不烦才怪呢！”春月脑子多机警的，就是没有事情，还要牵肠挂肚的，还不要说出现了这么大的纰漏，她会信你瞎编！于是问：“陈振江是不是又回来给你摊牌了？”冬月赶快说：“又在瞎猜什么，现在不是说闲话的时候，赶紧给我二姐打电话吧，小心她那里出啥事情！”说完赶快挂断手机。

由于冬月措施果断，终于中止了大姐没完没了的追问，不由得长长出了一口气。她的体格长相，酷似大姐春月，有所区别的是，比大姐丰满，比大姐稍高，比大姐白嫩。这时候，花园里的人群慢慢稀疏下来，议论声也没有刚才那么嘈杂。她收起手机准备回别墅，刚刚迈开步子，又停了下来。一想起刚才亡夫的儿子陈振江，在家里死缠活缠的情景，便打消了回去的念头，不得不信马由缰地在小区散起步来。

这个别墅小区，能够供给业主们休闲散步的，一共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入区花园。顾名思义，在小区的正门里，呈圆形布局。从外到里依次是风景林、雕塑群和小品带，繁简适中，点到为止。比如小品带，分布着二龙戏珠，鲤鱼跳龙门等小制作，栩栩如生，姿态各异。圆心是一组喷泉，喷玉溅珠，哗哗作响。另一个是游泳池附近。游泳池位于小区西南角，旁边有一片松树林。游泳池周围，点缀着小桥流水、凉棚花架和石凳阳伞木躺椅等。松树林里小路如织，曲里拐弯。还有一个是中心花园。说白了就是一条人工河流，象条白蟒蛇似的，从小区的西北角，经过一路曲折蜿蜒，一直流到小区东南角。基本上覆盖了小区的住户，而且很巧妙地避免了和那两个散步点的重合。这里很有特点的是，均匀分布在人造河两岸的四个休闲区。露天浴池区在人工河的上游，中心是一根又粗又矮的温泉树，热气蒸腾的泉水汨汨流淌，周围一圈是沐浴池，泉水发绿，清澈见底；顺流而下，踩过散落在河底梳理着河水的一排星星点点的大顽石，再过一条马路便是购物消遣区，这里既有古典的亭台楼榭，又有现代的拉膜凉棚，是购物餐饮纳凉消遣的好去处；穿过小桥流水，拐个S型大弯儿，走不多远，就是花美草绿，水清林丰的游乐健身区。儿童游乐器械和成人健身器材，置身在花草树木之中，鸟语花香，自然幽雅。河的尽头是亲水活动区，设计者故意在这里搞了个人工湖，面积很大，水也较深，名曰郁金湖。沿湖边的浅水区是用美国防水松木做的亲水平台，紧挨平台的一圈莲花带，睡莲闪烁在团团碧叶间，叶翠花红，婉约娇美。湖中心是深水区，曲曲折折的回廊穿湖而过，廊上有亭有阁，有凳有桌。

冬月思考了片刻，还象平时一样，走进中心花园，悠哉游哉地转悠着。转着转着，来到了郁金湖亲水区，在木条铺就的亲水平台上逗留了一会儿，又登上横穿湖心的S型回廊。在湖心亭驻足观望。望着望着，忽然想到了前夫的儿子陈振江，当时自己还没有和他爸结婚的时候，背过他爸，总想和她谈情说爱。和他爸结婚以后，虽然没有向她示好，但只字不提续弦的事情。今年年初他爸因心脏衰竭一命呜呼，陈振江不顾重孝在身，悲情在心，为了把她追到手，加大了力度，加快了步伐。本

来他爸在世时，回来看望的次数相当有限，自从给他爸办完后事，一有机会就往别墅跑。刚刚地震前，陈振江和她争得面红耳赤，多亏来了地震，只好不欢而散。

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已经离开郁金湖，来到了自己居住的那座别墅前。抬头看了看，这座平时熟视无睹的别墅，今天看来别有一番滋味。外形和内装修，处处透露着浓烈的欧式风情。外形被乳白色的水泥构件和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勾勒得简洁明快。家庭温泉，活水鱼池，各种灯饰，建筑小品，奇花异草，将家庭花园装点得高档名贵。再加上那黑色的欧式铁艺栅栏和别样名贵的门头，整个别墅给人的印象，既有“侯门深似海”的威严，又有“相府美如锦”的富贵。

猛然间，从卧室传来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她连想都没有想，便加快脚步，往楼上卧室赶。来到卧室傻眼了，原来陈振江坐在卧室，正笑眯眯看着她。

冬月看电话铃声停了，脸色沉了下来，问：“你接了我的电话？”陈振江还是嬉皮笑脸，但态度很诚恳地说：“根本没人给你打电话！”冬月说：“胡说！我刚才明明听见电话铃声响了好长时间，怎么能说没有人打电话呢？咱俩事有事在，如果偷听我的电话，或者在电话上做什么文章，就有些不道德了。”陈振江说：“你对这个电话如此计较，是不是和谁有约会呢？”冬月说：“别疑神疑鬼好不好，本人走得端行得正，根本不会有拿不上桌面的事情，我是害怕我姊妹来电话操心。”“嘿嘿嘿！”陈振江仍然很认真地说，“我疑神疑鬼还是你疑神疑鬼，就因为我向你求爱，就怀疑我在电话上做手脚，是不是有点小瞧人了？”冬月说：“这就怪了，难道我耳朵不管用了？”陈振江说：“你以为呢，猴子也有打盹的时候呢！”冬月说：“你在这里坐了好长时间吧？”陈振江点了点头。冬月说：“你说实话，我卧室这电话到底响没响过？”陈振江这才笑着说：“响是响过，但不是别人打来的，是我关心你的！”冬月说：“又在胡说，你已经在卧室了，还给我打的哪门子电话？”陈振江笑着说：“不然你能这么快回到卧室来？”冬月说：“原来你给我搞的是恶作剧哇！”

陈振江不否定也不肯定，站起来走到饮水机前，给冬月续了水，双手递到面前说：“先压压惊再说。”冬月很勉强地接过水杯，放在茶几上，然后坐在沙发上，说：“你既然愿意好好跟我说，我也愿意好好跟你说。现在地震这么厉害的，你们公司肯定乱哄哄的，赶快回去招呼招呼，别在这里耽搁时间，我还想去客厅看地震新闻呢！”陈振江坐回原处，很诚恳地说：“你让我赶回公司是对的，我为什么用电话铃声把你叫回来，就是想抓紧时间和你说话，然后再回公司去。现在之所以不急回去，因为我已经用电话安排过了，你完全不用操这个心。你想看电视关心抗震救灾，我也想看电视关心抗震救灾，要不然咱俩到客厅边看边说怎么样？”冬月说：“你既然是这个意思，那我今天打开窗子说亮话，如果没有你爸这层关系，咱俩这事情还有商量的余地，就是因为有这层关系，今后连想都不要想！”陈振江不以为然，说：“你这种理由，完全没有说服力嘛。那你说说，你和我爸没有结婚的时候，我多次向你求爱，为什么一直不答应？”冬月说：“问我还不如问你自己，这只能说明，在追求女人上，你和你爸的差距，还不是一星半点！”冬月这一说，陈振江有点脸红，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冬月觉得自己说话有点太冲，赶快给他下台阶说：“就说到这里吧，时间不早了，公司还有事等着你，我看一会儿电视，还要和司机王师接晨晨去。”

陈振江这才说：“疙瘩不解不开，是非不说不明。时间再紧，也不在这一会儿工夫。我始终认为，除血缘近亲以外，爱情无国界，无族界，无年龄限制，无长幼之别，无门户之扰，无贫贱之分，只要两情相悦，有情人必成眷属！你是我爸的妻子不错，但是我爸已经故去了，这个理由自然而然就消失了！再说，封建社会讲三纲五常，那应该是很保守的了，就是这样，皇上都能娶活着儿子的媳妇为妃，咱这才算个什么事情！”

冬月说：“你说的这些我不是不承认，但是，我无论如何不愿意接受它。就说个小小的事情，你说我怎么去面对？晨晨现在叫我奶奶，将来怎么能改口叫妈妈？”陈振江说：“前边能改，后边照样能改！”冬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陈振江说：“你刚来到这个家，晨晨叫你什么来？”冬月一下脸红了。陈振江接着说：“能把叫姨改成叫奶，就能把叫奶改成叫妈！”冬月振振有词：“原来没结婚，叫啥不叫啥，是胡叫冒答应，不会有啥讲究。一旦结了婚，就不能胡叫冒答应了，该叫啥就得叫啥，咋改也没有别人说的啥。现在咱们是一家人，辈分早已排定，叫啥天经地义，再要改来改去，就有些不伦不类了！”陈振江有点着急：“我就想不通，你当年都有勇气嫁我爸，为什么现在嫁我，就这么畏首畏尾的！”冬月说：“当年那不叫勇气，说得好听了，是本人的命运，说得不好听了，是一种无奈！至于现在为什么不能嫁你，因为嫁你爸我已经后悔得不象啥了，如果再要嫁你，那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活不活人了！”

陈振江说：“不管命运也好，无奈也好，你到我家来，是你自己找上门的，可不是我爸强迫你的，这一点你能否认了？”冬月说：“我怎么会否认呢，不是我自揭家丑，我承认自己小时候，在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一心向往城市生活，讲吃讲穿讲打扮。自己没有钱就写信打电话，给在西安做生意的大姐死缠硬要。凑凑合合高中毕业，就成了无业游民。大姐要我在她餐馆干小工，我才不愿意干那种苦差事，所以一直在老家游手好闲。”陈振江说：“现在想起来也就是怪，你当时为什么不去别人家，怎么就偏偏来到了我们家？”冬月说：“还不是因为我大姐嘛，她打听到你家要请保姆，特别是听说你爸是个厅级离休干部，你妈过世早，自己名下有存款若干，有一套四室一厅房子。因为你媳妇车祸身亡，老人家住着豪华大别墅，还配了专车和司机，专门接送孙子上幼儿园，当时就替我拿了主意。加上我对大干部、高档别墅和小轿车很感兴趣，就这样阴差阳错进了你家门。”陈振江说：“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进了一家门，就成一家人！”冬月说：“你要这么说，说明你早就没安好心。我到你家不长时间，你就不停地给我献殷勤，我就不明白，难道你就没感觉到你爸对我早有意思了？”陈振江说：“这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你在我家干了一段时间，我爸对你相当满意，委托过去的老下级，又是给你安排工作、又是办理西安户口。并且许诺说，如果再能把他伺候到老，还要把存款和那套住房赠给你。我当时以为他是想让你养老，还很纳闷，难道老人家对我们姊妹还不放心？没想到养老只是个幌子，他的真正目的是想娶你为妻。我到现在还想不通，你这个黄花闺女，当时是怎么想的，会因为这些条件，很快就看上我爸，不久还真的成为夫妻呢？”

冬月说：“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老爷子当时这么做，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意见？”陈振江说：“你指哪一方面？”冬月说：“存款和房子！”陈振江说：“你也太小看我了，我会在乎这些吗？再说，我能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与我爸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所以只要他老人家高兴，我是不会阻拦的！”冬月说：“要是感情呢？”陈振江说：“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有看法也没办法，人家毕竟是我的父亲嘛！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吧？”冬月说：“难道这很重要嘛？”陈振江说：“当然重要，你没听人说，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嘛！”冬月说：“由此看来，你果然居心不良！实话给你说，如果不是我大姐让我姊妹坚决改变农民身份，我就不可能到你家当保姆！如果不是我大姐用她同学嫁美国老人的例子启发我，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嫁你爸的！说来说去都怪我，如果不是我涉世不深，经验不足，我这黄花闺女嫁你爸昏头了！”陈振江说：“别那么激动好不好，我想知道的是，你当时究竟是怎么下这个决心的，谁要你讲那些大道理干啥！”冬月这才心平气和地说：“说实话，我当时倒没有啥，倒是大姐感到很为难。她当初之所以让我到你们家当保姆，

就是想以心换心，让你爸给我找个正式工作，办个西安户口。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不同意吧，这些优厚条件完全符合她要我当城市人的想法，并且认为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同意吧，你爸毕竟是日薄西山，我年轻轻儿当寡妇咋办！两难之间，她害怕落埋怨，问我和你爸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以为说的是彼此印象，就说我俩关系不是一般的融洽。大姐误以为我俩已经同居，当时就拿定主意说，等转了户口，上了班，拿到赠予文书，马上结婚！从那以后，我虽然真正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但心里上一直堵得慌，老是如芒在背，如鲠在喉。”陈振江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既然图了鱼，就得舍掉熊掌，不可能鱼与熊掌兼得！”冬月说：“就因为没有兼得的意思，我才会对你这种态度！”

陈振江说：“照这么说，咱俩就陌同路人了。”冬月说：“陌同路人不陌同路人，就要看你态度了。”陈振江说：“这话怎么讲？”冬月说：“你愿意认这个亲了，咱这关系可以继续维持，不愿意认这个亲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陈振江说：“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真的要各走一边的话，你就得搬出别墅了，那存款和房子也得重新说说了。”“说也是白说，我手里有法律文件呢！”冬月说，“既然你把话说到这里，那是这，你给我点时间，让我把那套房子收拾收拾，等我搬过去再打官司。”陈振江害怕把事情弄僵，没有挽回的余地，赶快改口说：“我知道有法律文件呢，故意跟你开个玩笑，那么较真干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司机王师拿着车钥匙出了别墅，顺便朝楼上喊了一嗓子：“冬月，今天不同往常，赶快下来，得提前去接晨晨！”冬月顺便给陈振江说：“要不今天你去接晨晨？”“还是你去，还是你去！”陈振江说，“不过我要给你说明，我对你可是铁了心的，最近，有人给我介绍过什么硕士博士，把照片都给我拿来了，我连看都没看一眼，就给人家推了回去。”说完，陈振江夹着手包拔腿就走。

二

春月看冬月挂掉电话，因为情况紧急，也不打算刨根问底。接着马上拨通二妹夏月的电话。电话里很快传来“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的语音提示。她仍然不死心以为自己调错了号码，于是瞅准按稳再次调出号码，又使劲按了一下呼叫键，没料想传来的还是关机的语音提示。就这还是心不死，心想，人们都吵成这个样子，她就是睡得再死，这会儿也该醒来了，说不定现在已经开机了。很快又摁了重拨键，结果还是手机没开。万般无奈，又拨通家里座机，只听电话响，就是没人接。这一次心里彻底毛了，只好拨通了夏月丈夫雷成功的手机。

雷成功看是姐姐的电话，知道大事不好，赶快说：“姐姐，你们那里震感强不强，你和姐夫孩子都好吧？……”春月劈头盖脑就是一阵狂轰乱炸：“这一阵儿别在我面前装好卖乖，你一家子只要活得旺旺的就行了，还管这些姊妹们死活干啥？如果不是我不停地给你们打电话，你两口要是能打电话过来，才出怪事呢！”雷成功说：“姐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嘛，火气咋这么大的？”春月说：“地震这么大的事情能算小事情，你还想让发生多大的事情吗？我刚从餐馆跑出来，首先想到的是妹子妹夫，结果，三番五次给夏月打电话，手机一直不开。急得我没办法，又打家里座机，还是没人接，你说我心急不急！我现在只问你一句话，夏月现在到底怎么样？”

雷成功感到很委屈，但是仍然心平气和地说：“姐姐，说实话，从地震到现在，我还没有顾上给任何人打电话，包括夏月，也包括我爸我妈和孩子！我们集团所属的学院，有近万名学生呢，一发生地震，大家就乱作一团，我害怕发生伤亡事故，就和集团领导一起，深入到各学院，分片包干，组织各学院领导和各班主任，把大家集中在操场上，一个班一个班，检查人数，稳定情绪。把学生集合起来后，才知道是四川汶川发生了7.8级大地震，咱们这里只是余震。但是到底还有没有余震，会有多大级别的余震，谁心里也没底。所以一直没敢让学生娃进教室。刚说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你的电话就来了，还没等我说完话，你脾气先发得不行。话说回来，你能发这么大的脾气，说明心里还牵挂着我们。算了，啥话不说了。让我赶紧给夏月打电话，让她好好给你承认错误！”

夏月接到丈夫的电话，吓得吐了一下舌头，不好意思地说：“地震那时候，我正在睡午觉呢，睡着睡着，好象有人推了我一把，我还以为你上班去呀，让我起来一块走呢。结果醒来才想起，你今天中午有应酬不回来。我洗完脸，穿好衣服，走出楼门，才发现楼底下到处挤满了人。从他们议论中我才知道发生了地震。这个时候，我看到多数人不是打电话就是接电话，才想起要给你和姐姐打电话。结果掏出手机一看傻眼了，原来手机一直没开机嘛！打开手机一看，姐姐和冬月满月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我赶快就给姐姐打电话，姐姐电话一直占着线。又给你打，也是电话忙得不可开交。这刚说给冬月满月打完电话，你的电话就来了。啥话不说了，让我赶快给姐姐‘赔罪’吧！”

刚才还嘈嘈杂杂的街道，慢慢平静下来，街道上水泄不通的人群渐渐散去。春月和雷成功通完电话，不由自主地跟着宋仁厚和服务员往餐馆走。一进餐馆，就来了精神头，立即吩咐宋仁厚：“瓷瓷货，给你说话呢，这几天，那些住高楼大厦的市民，一时半会儿不敢回家，加上来来往往的游客，一个个站在街道上没着没落的，赶快叫服务员把电视机朝外搬，把餐桌餐椅朝露天地摆，大家伙想看电视看电视，想吃饭吃饭，想歇脚歇脚，免费把茶水管饱。”宋仁厚说：“让大家伙看电视，吃饭，这都没说的，让占着座位不掏钱喝茶漏闲传，那生意咋做？”春月说：“你这脑子

到啥时候都不开窍，没看现在是啥时候，咱们平时摊上时间花着钱，到处烧香磕头上布施，做梦都想积德行善，现在积德行善的机会来了，你可缩头缩脑的。我今天算把你看透了，你原来是个口是心非的假善人！”宋仁厚不以为然，摆了摆手，说：“要说行善，我也不是落后之人！不然，这么多年，你把咱家的积蓄填还了你娘家，还不要说人来客去，这个白吃，那个白住，有的还连吃带拿，花多花少，我放过屁没有？你说句实话，象我这么皮张厚的人，是不是现在很难找了？”春月说：“不是难找，而是根本就找不到，因为中国不出外国不造嘛！”宋仁厚说：“跟你这号不讲理的货，就没办法说！”春月说：“不讲理早有年头了，现在才知道？”宋仁厚知道拿春月没办法，故意给自己下台阶说，“娃娃们，积德行善的机会到了，手放残火，脚放麻利，说干就干！”

正说着，夏月给春月打来电话，说：“姐姐，对不起，我现在就给你承认错误！地震的时候，我正在睡大觉，啥啥情况都不知道。可能是地震把我摇醒之后，走到楼下才发现手机没开。这个时候，已经迟得不象啥了。这事全怪我，没有人成功一点责任！成功不光没顾上给你打电话，也没顾上给他父母和我打电话。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别把这事情往心里去。”春月说：“我是一时着急，胡嘞乱骂呢。其实，人家成功根本没有错，不但没有错，而且还有功！你没想想，那么多学生娃在他那里上学呢，他能尽心尽力保证娃娃的安全，要稳定多少父母的心呢！今天我确实冤枉了人家，有机会我一定给人家道歉。”夏月说：“你别说这话了，只要你心里明白，他就谢天谢地了。”春月说：“既然你知道顾全我的面子，那就先把我的意思给他说明一下。等见了面，我再给人家道歉。”夏月说：“姐姐，你还没老嘛，咋这么啰嗦的。”春月说：“不说成功了，还得说你，成功没有错，不一定你就没有错！我总说你比满月冬月年龄大，干啥事比较为稳当，结果地震以后，就先给满月冬月打电话，怕她俩一个挣钱不要命，一个没事打瞌睡，谁知道刚好是个反反，人家满月不但自己知道保命，还知道打电话关心我。冬月下来最早不说，而且手机一直开着，叫人省了多少心，倒是你让我着了一阵子急。”夏月说：“人有三年旺，神鬼不敢撞。我命大着呢，你不用操那么多心！”春月说：“胡说，干什么事情，都得小心为先。我现在正式给你说，这次地震千万不敢粗心大意，刚才传的闲话可多了，有些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不管这些消息确实不确实，操上心总比啥心不操好得多。”

这时候，夏月以为姐姐把话说完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准备结束这次通话。春月一下火了，说：“咋，害怕多花你的电话费！”夏月赶紧说：“姐姐，你看你说的那话，我觉得问了你平安，又给你报了平安，目的就达到了，再啰嗦就会耽搁你的生意，所以才想挂断电话的。”春月说：“那我问你，咱俩平安了，能不能代表全家人都平安了？”夏月说：“那你到底是啥意思吗？”春月说：“你给我打完电话，还准备给谁打？”夏月说：“给满月和冬月打了，再给我儿子打，顺便也问候问候成功父母，毕竟儿子一直放在那里。”春月说：“给她们打完，还准备给谁打？”夏月说：“给她们打完，就没有自家人了，还用得着给谁打？”春月说：“那秋月算不算自家人？”夏月说：“她在老家呢，那里又没有高楼大厦，会有什么问题？”春月说：“我说你是个大爷，嘴还犟得不行！宝鸡、汉中一带出了那么多事情，咱那里往西和宝鸡交着界，往南跟汉中只隔一条河，谁敢保证不出一点问题？”夏月说：“那你打过了吗？”春月说：“我要打过问你干啥？”夏月说：“你是老大都不打，却把我批评来批评去！”春月说：“嗯，要在当面的话，我真想抽你两耳光！她们结婚我都没去，到现在连嘴都不招，让我咋打？”夏月说：“自己亲亲的妹子嘛，事情已经过去了，还结那么大的仇气干啥？”春月说：“你说了个轻松，这不是结仇不结仇的问题！你知道我这个当老大的，今生的目标是啥？父母过世的时候，我发誓要为他们争个一口气，一定把咱姊妹们从农村带到城市，由农民变成市民，真

真正正过上城里人日子。可是秋月倒好，放着有城市户口，正式工作和拿财政工资的不找，却要一心去跟靳致水那个农村孩子的娃娃头，你有啥办法！”夏月说：“你这话说过一万遍了，听得我耳朵早起老茧了。”春月说：“所以，想让我跟秋月说话，等下一辈子吧！”夏月说：“既然如此，何必管她出事不出事呢？”春月说：“秋月马上就要临产了，知道不知道，我知道你心硬不管事，反正我是放不下这条心！”夏月说：“既然你对她心事这么重的，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顺坡下驴呢！”

春月哇一声哭了，难过地说：“我咽不下这口气，她那种绝情的做法，简直就是用刀子捅我心嘛！”夏月见春月哭得很伤心，只好说：“算了不说了，好歹已经是过去的事了，说了也没多大用处，只能让人白生气。再说，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你赶快说，是让我打嘛，还是你自己打，一刀子两半截，放干脆些！”春月说：“我还不干脆，一开始就让你打，你就是扭扭捏捏不答应嘛，我有啥办法！”夏月说：“别冤枉人好不好，我是看你和秋月这么长时间不说话，想借着这件事让你们和解呢，没料想好心还让你误会了。”春月说：“是我把你误会了，还是你说话没大小？”夏月说：“我怎么说话没大小？”春月说：“要和解不是不可以，但是，无论从哪头说，都应当是秋月先给我打。如果她打了，我要是不理她，你再来数落，我连屁都不放！”夏月说：“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秋月日子紧得八股拧绳呢，哪来的钱打电话？”春月说：“紧不紧是她自找的，怪得了别人什么！话再说回来，就是再紧，不可能连一分钟电话打不起？”夏月说：“没想到姐姐架子这么大，既然是这意思，就明说嘛，还要假惺惺地装作关心别人的样子，是不是有点太城里人了？”春月说：“别胡说八道好不好，只说秋月这电话，你到底打不打？”夏月听春月口气不对，赶快说：“秋月这电话不但要打，而且是马上就打，不但要问她们一家平安，还要让她马上给你回电话，这样总该可以了吧？”春月这才无话可说。

宋仁厚按照春月的吩咐，指挥服务员给餐馆门前，放好电视，摆好桌椅。很快，看电视的里三层外三层，吃饭的喝茶的坐满了餐桌。生意好不容易走上正轨，他这才端起茶杯，摆着头吹开上面的浮茶，然后极快地呷了一口。正当他品着茶味的时候，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噙着茶水摆着头寻思来寻思去，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无意中望了一眼打电话的春月，才发现她电话已经打完了，这阵儿正在低着头抹眼泪。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猛一下没有了春月打电话的声音，自己反倒有点不适应了！这才赶快咽下口里的茶水，走上前问：“咋，电话会议终于开完了？”春月擦了眼泪，没好气地说：“你是说话呢，还是放屁呢？人家说正经事呢，砸啥洋泡？”宋仁厚说：“正经事？不就是问个平安嘛，能有个啥正经事，还把你难过得，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春月顺便坐在身边一个空位上说：“把你瓷瓷货一点没白叫，秋月快要临产了，又遇上这么大的地震，你说这是不是正经事？”宋仁厚把茶杯放在餐桌上，也坐下说：“这一阵儿想起秋月了，早弄啥去来，自己亲亲的妹子，婚都结了一年多了，眼看娃都快出世了，还跟人家结那么大的仇气，象不象话？”春月说：“把你换成我，就她那恶劣表现，你能咽下这口气？”

宋仁厚说：“你认为秋月表现恶劣，秋月还认为你做法过分！人家高中毕业，和一个同班同学来往密切。你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回原籍，三下五除二，就将人家拆散了。后来把她带回西安，到餐馆学徒，坚决要她与农村一刀两断。结果，她不是消极怠工，就是装病休息。你以为是失恋提不起精神，我觉得是不想廉价给咱打工。你二话没说，自己找门面，自己出资，自己置办家具，自己开张试业，很快一个卖肉夹馍的摊点，就对外正式营业了。刚开始一个月还可以，卖着卖着就出现了亏损，后来连本钱都包不住，再后来不得不关门停业。”

春月说：“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让她回老家暂时调整调整再说。谁能想到人家回去以后，情绪没有得到调整不说，反而调整出了个名字叫靳致水的恋爱对象。靳

致水也是的，上大学期间，班主任就把亲侄女、县委书记的女儿介绍给他，毕业后又分配到县级机关工作，这是多好的事情！偏不偏在这个时候，咱们的韩老师，拄着拐杖找到他家，流着泪说他患了癌症，没有多少年活头了。希望他能辞去县上的工作，回到破庙里给孩子们教学，不然这些娃就无学可上了。谁知道致水这瓜瓜娃，竟然把韩老师的话当圣旨一样！”宋仁厚说：“别说人家致水了，放到你和我也一样，谁敢把韩老师的话不当话？”春月说：“你这话没说错，但是也要看啥情况呢，这事情关系到他的前途命运，就是天王老子的话也不能听！”

宋仁厚说：“这就说明你当时对靳致水还不是太了解，人家能答应韩老师，有人家的理由。你没想嘛，他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要不是韩老师当年主动放弃高考，愿意留在破庙里教他，他那里可能有今天。同样的道理，为了使山里的孩子能学到知识，将来有个光明的前程，他不牺牲自己牺牲谁。后来，女朋友母亲知道这件事，硬是让女儿和他一刀两断，就这他还始终不为所动！”春月说：“光怪人家致水也不公道，也怪咱秋月太贱。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秋月还认为她俩是真正的志同道合！”宋仁厚说：“志同道合有个屁用，就是志同道合的立方，也招不住你棒打鸳鸯！”

春月说：“你说对了，我知道这件事后，又急急火火赶回原籍。破口大骂，一个老师一年能教出一个娃走出山区，成绩就不小了。靳老师已经把自己搭进去就算了，你再把自已搭进去，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再说，靳老师是个单身，在山里是抢手货，你是有条件走出山区的人，为啥要回来抢山里姑娘的好事呢！结果可想而知，又一次把她俩拆散了。”宋仁厚说：“你当时高兴得合不拢嘴，我咋挡挡不住，夏月有看法不敢公开说出来，冬月认为你是干涉婚姻自由不近情理，满月年龄小，根本就不过问这事情。”春月说：“把你们几个砖头烟锅，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多亏我吸取了上次教训，这次在给秋月开卖馍摊子的同时，又物色了一个城里对象。恰巧在这个当口，秋月同学又介绍了一个硕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理所当然迁就了她。谁知道人家为了和硕士恋爱，竟然又一次关掉了卖馍摊子。后来，每隔一段时间，不断有好消息传来。一会儿说硕士分到房子了，一会儿说硕士给她买了订婚戒指，一会儿说要去硕士家认门。”

宋仁厚说：“我当时一再提醒你，小心上当。你还不以为然，说什么，她娃再胆大，还敢给我造谎，结果怎样？”春月说：“我面面上把你话没当事，实际上不得不多个心眼。为了把她拴在西安，想重新启动卖馍摊子。谁知秋月脾气大发，人家知道我在公司上班呢，你这么做不是故意拆我台吗！时间拖了一年多，当我把所有嫁妆准备停当，就要给秋月和硕士办婚事时，才知道秋月这些动作，完全是给我打的烟雾弹！她不想做生意，不想和我推荐的人谈对象，故意说和硕士谈得很好，都是为了遮掩她和靳致水陈仓暗度。为了表示志在必得的决心，竟然说她怀上了靳致水的骨血。我听到这个消息，如晴天劈雷，浑身打颤，四肢抽搐，差点把我没气死！”宋仁厚说：“好在家里人手齐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春月说：“我醒来后，象发疯一样，边哭边诉：我这大半辈子，见过多少不争气的，也没见过这么不争气的。城市的光明大道她不走，要走山沟里那独木桥。放着国家硕士她不跟，要跟破庙里的娃娃头。我要她走出农村，她偏偏要扎根农村。我要她揭掉身上那张农民皮，她偏偏要把它再披上。不知道眼睛叫杈齿戳了，还是脑子叫狗吃了。……”说到这里，气得她抓起宋仁厚的茶杯，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茶水。宋仁厚说：“小心把人呛着了，喝慢点，没人跟你抢！”

春月接着说：“我实在想不通，我是为了秋月着想，结果没人支持我，都在为秋月说话。夏月抱着我泪流满面，一再劝我，人家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你再伤心有啥用？她既然不要你管，你就别管了。不然，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俩娃和我姊妹

们咋办呀？冬月和夏月的态度截然不同，说我爱管闲事，三岁小孩都有自己想法呢，还不要说大人了。还说秋月这一次看人看得准，靳老师是个难得的好人。那年她来西安时，旁边的河里发了水，刚走到河中间，眼看就要被洪水冲走。于是天真地想，如果谁要把她救了，她就嫁给谁。就在这个千钧一发之际，靳老师从破庙里跑出来，把她救上岸，背到家里让老母亲照料，自己换了身干衣服回到破庙继续上课。老人家给她烧澡水，熬姜汤，暖被窝，烤衣服，做好饭。象这样的人，别说她三姐了，就是她也想嫁！……没等冬月说完，我忽地站了起来，指着冬月说，你赶快给我滚远些！我说嘛，秋月这么胆大的，都是你们这些人在后边撑腰打气呢！你们一个个过上了好日子，就不管秋月死活了！就拿你夏月说，不是我当恶人，能有现在这滋润日子！你冬月不是我给做主，能在城里有这么多家产！更可憎的是，你们不但见死不救，甚至还落井下石！说什么你想嫁给他，早死去来，这一阵知道嫁不成，说起放心话来了。说完，我翻出秋月的嫁妆，取出剪子，要不是你和成功挡，那些嫁妆早都成了布绺绺。”春月停了一会儿，接着说：“叫我想不通的是，我忙活来忙活去，还不是为了让她过上城里人的日子，到头来人家为了回到农村，反倒把我哄得滴溜溜转！”

宋仁厚说：“真是提起筐篮斗动弹，说起陈芝麻烂套子，就没完没了了。结果你成了祥林嫂，啰嗦来啰嗦去，感染的我也成了话婆婆，如数家珍一样。”春月说：“还把你形容得好听的，什么如数家珍，我看是老狗忘不了陈干屎！把你那花花肠子我还看不出来，我的功劳一点都记不住，只要有损我形象的事情，不但一字一句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一辈子都忘不了！”宋仁厚说：“不怪你做事太缺德，可该我的记性好，你要是不做那些缺德事，我就是记性再好，能给你无中生有不成？”说着好象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赶快说，“只顾说闲话呢，咋把正经事忘了！你打了半天电话，秋月那里到底是啥情况吗？”春月说：“已经安排夏月打电话了，现在是这，咱忙咱的走，等一会儿就会有消息的！”

三

春月估计得没错，除了那些心宽胆正者外，相当一些市民心有余悸，特别是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有的在建筑物的空旷处搭建了临时帐篷，有的让家人住在车里，有的聚集在学校操场上过夜，有的到住平房的亲友家借宿，还有个别家庭把病危老人或临产孕妇送到远离地震的外地投亲靠友。这个时候，春月餐馆门前是另外一番景象：餐桌全部摆在餐馆门前的露天地，就餐的，喝茶的，徧闲的，坐满餐桌。旁边放了一台电视机，正在滚动直播地震新闻，站在那里看电视的，围的黑压压一片。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你如果能替大家伙儿着想，大家伙儿也会替你着想。春月餐馆的营业额，不但没有因为看电视喝茶徧闲传受到任何影响，还一个劲儿翻着跟头往上蹿。

这个时候，有个家住附近的，小时候被猫咬过头顶的老光棍儿，乳名叫猫咬的常客。鸡窝头，光膀子，大裤衩，赤着脚疙蹴在椅子上，端个大老碗，雷吼似的吃面条。看见宋仁厚喜形于色心花怒放，心里就给他打主意。不一会儿，把筷子从面汤里抽出来，用滴着汤点的筷子头示意宋仁厚过来说话。宋仁厚看见他那架势，训斥说：“能不能好好坐在那里？”猫咬笑着又用筷子头指着地上一双剪掉塑料鞋膀的油乎乎的自制拖鞋说：“我穿着鞋呢，脚不脏！”说着边晃脑袋边斜眼瞪他，故意压低声音说，“老宋，今天给地震爷烧香来没？”宋仁厚看着他贼眉鼠眼的样子，说：“你问这话啥意思？”猫咬还是小声说：“我要是你，早都给地震爷把碌碡壮的香烧了！老人家不多安排，一年安排上两次地震，银子从餐馆溢流不出来，朝我脸上唾！”宋仁厚马上沉下脸来，小声训斥道：“拿嘴说话呢，还是拿啥说话呢？没看现在是啥时候，是不是想当娃样子（典型）了！”正说着，一队戴着治安红袖标的公安巡警正好路过。猫咬吐了下舌头，双脚赶快从椅子上溜下来塞在拖鞋里，头埋在碗里继续吼雷。

宋仁厚白大褂穿在身上宽敞得能浪费多一半，除了吆喝服务员干这干那，还要亲自忙里忙外跑前跑后，忙里偷闲少不了和顾客们插科打诨。柳春月好象不是这个店的老板娘，倒象个躲地震的闲散市民，挤在看电视的人堆里，盯着抢险救灾的电视画面，时而唏嘘感叹，时而泪流不止，时而破涕为笑。这一阵儿宋仁厚要去厨房叮咛事情，无意中瞧了一眼柳春月，气不打一处来，真想说她几句。一想不对，无论是生意上还是家务上，大主意都是人家拿呢，自己已经躲了大半辈子清闲，再多此一举，就有点自讨没趣了。想到这里，压了压心头火气，继续忙起手里的活路来。刚才还烈眉瞪眼的，一下子就变成了笑脸菩萨。

宋仁厚到厨房忙完事情，刚要出饭店门，没想到和陈振江碰了个满怀。陈振江给宋仁厚边递烟边说：“大姐夫真是要钱不要命，没看这是什么时候，还丢不下那破生意！”宋仁厚嘴里噙着烟卷，用手捂着陈振江伸到面前蹿得老高的打火机火焰，赶快吸着烟说：“我要是象你这大款，钱在银行压掣掣的话，不要说现在，就是平时，睡在床上连起都不起来。我们这不拿工资的穷农民，吃了上顿没下顿，一时儿不动弹都不行！”陈振江给自己点着烟，啪地关了打火机，说：“你还是穷农民，大饭店开着，生意这么火的，还给人哭穷呢！”宋仁厚又贪婪地吸了两口烟，说：“想吃啥就说，别只顾拿我们穷开心！”陈振江取下烟卷，笑着说：“大姐夫，你也太小看人了，我会平白无故地到你这里来蹭饭？”宋仁厚刁着烟卷眯着眼睛说：“不是蹭饭，来干什么？”陈振江弹了弹烟灰说：“我说你小看人，你还不承认，想吃饭，只要有钱，隔壁就是大酒店，谁能看上你这路边店！”宋仁厚说：“路边店咋啦，我这路边店也没见饿死，他那大酒店也没见撑死！”陈振江说：“我说我看不上，并不

代表人家看不上！”宋仁厚仍然固执地说：“既然看不上，可跑到这里干啥来了？”陈振江吸了两口烟说：“我是来专门看你和我大姐的，与你们餐馆这饭没有任何关系！”宋仁厚弹了烟灰说：“我俩又不是年轻的帅哥美女，有什么好看的？”陈振江笑着说：“这不是地震了吗！”宋仁厚说：“地震了就应该来看？这是谁给你规定的？那大前天，也没见地震，你来看啥味气呢？”陈振江说：“都说大姐夫是老实人，其实才是个大怪熊！”宋仁厚研灭烟，往耳朵背后一夹，坐在一旁的空凳子上说：“我不老实，我总没哄人吧，你老实，你一进门假话说的不停点！”陈振江说：“我说什么假话了？”宋仁厚说：“没说假话，为什么要叫我们大姐大姐夫？”陈振江说：“这有什么新鲜的，反正改口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宋仁厚说：“我不管你什么时候改的口，反正我是第一次听你这么叫！”陈振江说：“不信，有我大姐作证，我前天来就叫她大姐了，也没见她说不字。”宋仁厚说：“她愿意是她的事，反正我不愿意你这么叫！”陈振江说：“我还不知道你的意思，不愿意当大姐夫是借口，反对我和冬月谈恋爱才是目的！”宋仁厚说：“还算你不糊涂！”陈振江说：“我就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反对嘛，凭什么反对嘛？”宋仁厚说：“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情，还需要我啰嗦！”陈振江说：“什么是明摆的事情，是纪律有规定，还是法律不允许？”宋仁厚说：“纪律法律我管不上，我认的是伦理道德，只要和伦理道德相违背的，你就是说出朵花来，我该反对还是要反对！”

陈振江一听这话，吭一声笑了，说：“好我的大姐夫呢……”没等他说完，宋仁厚就说：“你哪怕白搭话都行，千万不要叫我大姐夫，不然，恶心得我吐出脏法咋办！”没想到，接着便说出一段绕口话来，“大姨父就是大姨父，大姨父就不是大姐夫，大姐夫更不是大姨父，你想叫就叫大姨父，不想叫什么也别叫，千万不要叫大姐夫，我也不是争竞你叫大姨父，有的是人叫我大姨父，不管你叫不叫大姨父，实际上，我实实在在就是你大姨父！”无奈，陈振江只好说：“今天一进门，我不叫大姐夫不说话，说起冬月的事，也是把你让来让去。结果，给足了面子，说尽了好话，你还是一意孤行。是你不尊重你，可不是我不尊重你！我今天给你把话说明白，你们家的事我还多少了解点，我和冬月的事，你同意，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同意，也坏不到哪里去！”宋仁厚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不好意思说出口，我替你说出来，省得你藏在肚里不舒服。实话告诉你，在我们家，大事小事我是不作主，全是你大姨说了算。你可能认为我无能，我却认为我有福气！为什么？影响不了我娃娃宋，改变不了你大姨宋家媳妇的身份，宋家的财富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人常说，笨人有福，能人命苦。我放着甩手掌柜不当，为什么要去当事无巨细的伙计娃！再说了，我不拿主意不等于我没有主意，不然，我不成了行尸走肉了？所以，对你和冬月的事，我不光现在反对，就是将来不管到啥时候，坚决反对到底！我知道我说服不了你大姨，也主宰不了这件事，但是，冬月不再是过去的冬月，你大姨能不能主宰还两说呢！算了，你在我这里再表现没有用，赶快找你大姨去吧，小心把正经事情耽搁了！”陈振江赶快顺坡下驴，问：“我大姐在哪里？”宋仁厚根本不用正眼瞧他，头往外一摆，仍然固执地说：“你大姨挤在人窝里看电视呢！”陈振江看见柳春月，赶快就往外走。

柳春月和那些看电视的，正在聚精会神为解放军战士，徒步深入重灾区拍手叫好。陈振江走到跟前喊了一声，她猛一回头是陈振江，以为刚才赶到，赶快挤出人堆迎上去，让他坐在餐桌旁边的凳子上。嘴里不停地感叹：“这次地震来得太厉害了，震了大半个中国不说，连国外都有震感。”陈振江说：“就是因为地震厉害，我才挤了点时间，看你和我大姐夫来了。”春月说：“到底是干大事的，知道啥轻啥重，不像我那几个妹子妹夫，不要说来看我了，我给她们打电话，还一个个傻不啦叽的。你大姐夫在里边忙活呢，你没进去看看？”陈振江脸顿时沉下来，说：“看

过了，人家不领情。”春月问：“他都说了些啥？”陈振江见春月认真起来，害怕引起矛盾，换了笑脸说：“其实也没有多大事情，人家嫌我叫大姐夫把他辈分叫低了。”春月说：“你别骗我，你不想说我也知道，那人想事情不拐弯子，他并不是嫌你叫大姐夫，是不愿意你和冬月的事。”陈振江说：“大姐夫那人我知底，有啥说啥，没有啥坏心眼！”春月说：“人肯定没麻达，就是因为他有看法，使问题复杂化了。”陈振江说：“再复杂的问题还能难住你，只要是你看准了的事情，没有弄不成功的。”春月说：“你说的是前多年的老皇历了，现在这一伙，在城里住久了，眼界宽了，心眼多了，翅膀硬了，不好领导了。这一次在你这事情上，人家几个合伙起来跟我作对。先说满月吧，老是对我耿耿于怀，说我看门不看人，只要有城市户口的，拿国家工资的，不管长相和能力咋样，非压住成亲不可！一再给我声明，冬月再嫁的事，完全由人家自己作主，不允许我再硬性包办。再说冬月，虽然不象满月那样埋怨我，但对她再嫁的事，很有主意，她的意思是，嫁你爸是她的命，谁也不怪，就是绝对不能再嫁你，不然，宁愿守一辈子寡！秋月是鞭长莫及，她说只要冬月自己愿意，她没有任何意见。夏月很不象话，因为只小我一岁，好多事都想和我平起平坐，她嫌我作主给她找了个后婚，已经过上了油掺面的日子，还要给我鸡蛋里挑骨头。这一次就是她在背后挑头给我出难题，就这还在我面前装好人。加上你大姐夫不停的砸洋炮，撇凉腔，说我之所以愿意你还是看上你有钱。结果，使很简单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这就是我给你拍了胸脯，还迟迟给不了结果的原因！”陈振江说：“你要是这么悲观的话，我看这事情十有八九没戏了。”春月说：“有难度是事实，要说没戏，我还不信这个邪！我今天不是给你撂大话，我要是不发狠，他们还敢拧瓷几下，要是发起狠来，看她谁敢皮干一句！振江，你不要把我逼得太急，只要能达到目的，能好说尽量好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能来硬的！”陈振江说：“大姐，我也不逼你，你的想法是对的，毕竟在城里呆了这么多年，办什么事还是稳妥点好。”春月说：“这不是稳妥不稳妥的事情，关键是有个思想转弯子的问题，要不是你爸这个背景，根本就不用费这么多口舌。”陈振江说：“多费口舌，都不害怕，就害怕夜长梦多！”春月说：“这一点你不要担心，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陈振江说：“那就拜托大姐了。”春月说：“大姐这里没问题，只是这工作要两头做呢，光我做不行！要想让事情从根本上有所转机，关键是你要在冬月身上多下点功夫。人常说，缘分靠来往，感情靠培养。只要你从心里关心她，呵护她，就是块石头也会捂热的。只要她愿意，谁说啥也不顶用！”陈振江说：“大姐的点拨我完全领会，其实我一直就是这么做的。既然大姐对我这么好的，我也向大姐表明我的心意，不管这事情成不成，我永远把你当长辈敬！现在啥话不说了，我给你们和孩子买了点东西，你让服务员跟我去后备箱去取，我就不闪面了，不然大姐夫又会给我绊难看的。”

夏月和春月通完电话，赶快就给秋月打电话问情况。结果咋打打不通，她这才恍然大悟，有可能是由于地震，长途线路不通，也可能是互相打电话，线路忙不过来。无奈只好给满月打电话，让她在郊区电信部门工作的丈夫黑建设帮忙。满月说：“要是这情况，不找他找谁！”

满月刚接完电话，就有电话打进来。她一看是黑建设的电话，心里说，你咋知道我要给你安排活路，就不请自到了。所以赶快按下接听键，说：“建设，你赶紧给三姐打电话，看她那里有没有啥情况？”黑建设说：“我不给你打电话，你也不给我打电话。这好不容易把电话打通了，我的死活你管不管也就是那么回事了，总该说说你和孩子的情况吧。不问平安，也不报平安，只知道劈头盖脑地布置任务，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满月说：“你这人咋这么啰嗦的，你不平安能给我打电话，我娘俩不平安敢不给你说！平时老爱说舍己为人，到了关键时候，想借你个光，还

只是让你为人不舍己，也没说态度积极点，还把架子拿得生大！你只说今天这电话打不打，你不打我另外找人打，真格离了狗屎还不秧黄瓜了！”黑建设心想，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才真真正正是吃屎的把拉屎的箍住了，就这还得抓紧表现：“不就是打个电话嘛，这在我手里还不是碎碎个事，有必要那么厉害嘛！”

不是满月对大姐有意见，黑建设的长相上确实配不上满月。要不是大姐看上黑建设的大哥在地区电信局当局长，又给他在郊区电信部门安排了工作，才下茬硬整捆绑成夫妻的话，两人就不可能成一家人。黑建设，姓黑，人也黑，个子敦实，性格耿直。柳满月在她们五姊妹中，可以说挑着梢子。个头高挑，人也白净，浓眉大眼，长得洋气，电影明星一般。只可惜操持着卖馍营生，经常和面粉打交道，成天弥得土儿沫耪。有人遗憾，有人叫好。因为长相出众，生意比别的馍铺红火。时间一长，也有了自己的粉丝。好多粉丝还总结出她那具有代表性的美好瞬间，这就是柳满月在揉馍的时候优美姿态：头顶一方折叠的如护士帽般的蓝底白花方帕，身着蓝底白花的紧身无袖小褂，腰裹一片粉色荷叶围裙，浅灰色的七分短裤，加上时髦的一脚蹬，特别是那亭亭玉立曲线优美的身躯，随着两手揉馍的节奏，很有规律的舞动着。这时候，一个个形美色白酷似工艺品的罐罐馍，从她那舞动的手中源源不断地跳跃出来，瞬息间，在案板上横排竖行。

黑建设接受了这个任务，想三下五除二尽快完成时，才意识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先是用手机打，咋打打不通。接着又用固定电话打，还是打不通。最后连卫星定位电话都派上了用场，关键是对方地处深山，没办法联系。就这，满月催要结果的电话却接连不断。一开始，他故意不接电话，以为很快就会联系上，何必要现在叫人数落。谁知道办法用遍了，还是没有接通，急得他头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滚。这个时候，不得不接通电话任由发落。果不其然，柳满月狠狠发了一通火。等她冷静下来，他才说：“我已经把不想的办法都想了，那你说现在咋办？”满月这才说：“我刚才也是心里着急，乱发脾气呢，其实我也知道这一阵儿，长途电话不好打。关键是大姐嫌二姐不济事，连个电话都打不通，美美发了一通脾气。二姐有气没地方出，又把我狠狠数落了一番。四姐不但不替我说话，还火上浇油，说我该省的时候不省，不该省的时候抠门得很，连个电话也舍不得让你打。现在啥话别说了，你就看在一家大小和三姐在老家的份上，能不能给大哥说说，让县上电信局安排个人，开上车专门到老家去看看情况，花钱多少我一包袱包了怎么样？”黑建设说：“只要你下命令，我肯定执行嘛，还说费用干啥，你出我出有什么区别？再说了，大哥本来就对你家支持咱俩的婚事很有好感，要知道这是三姐的事，肯定比谁都着急！”

春月餐馆门前，喝茶的，徧闲的，就餐的，特别是不时响起的地震报道的片头曲，憾人魂魄，催人奋起，电视画面把围观群众和前线救灾军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宋仁厚高声把正在关心抗震救灾的春月喊过去，指着服务员拿来的礼物劈头盖脑说：“八字还没见一撇呢，收人家礼物干啥？”春月说：“看你所说的是啥话，有理不打笑脸人，人家把礼物拿来了，我好意思让拿回去！”宋仁厚说：“我的意思是，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咱不能拿冬月的终身大事当儿戏！”春月说：“你看我是不是拿姊妹们终身大事当儿戏的人，满月不是我，能跟上拿高工资的女婿？冬月不是我，能有四室一厅的房子和城市户口？夏月不是我，能有那么大的产业？就是秋月不听我的话，说啥不当城里人，想着法子要往农村嫁，结果穷得揭不开锅不说，眼看临产了还要让人操这么大的心！”宋仁厚说：“你说起自己来功劳大得很，其实除了秋月，人家哪一个不埋怨你？现在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能光看钱，看家当，看权势，关键是要看道德品质呢！人家自己的事情，尽量让人家自己作主，不要动不动就搞包办代替！”春月看说不过宋仁厚，一下急了，说：“表面上看，你倒象个正人君子，实际上你心里打得啥鬼主意，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还不是嫌我管了她们，